**山西运城还债局长十年艰辛只为堂堂正正做人**

67岁的胡丙申病情在恶化，肺癌晚期，已经停止化疗。

　　这个曾经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，在退休后的10年里，一直在还债。

　　局长胡丙申被追债，跟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分不开。夏县在发展乡镇企业时缺钱，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门槛高。胡丙申在乡镇企业局局长任上，给县里19家乡镇企业担保，从信用社或熟人手里借了69万元。不过，有一大半企业倒闭了，“欠债人跑的跑，病的病”，有人甚至一分钱都没还。

　　2001年，工作30年的胡丙申正准备光荣退休，债主们敲开他的家门。局长顷刻间成了“欠债人”。大儿子胡学功回想起当时家里的情景，“人声鼎沸，院子、客厅、厨房站的全是人，有人理直气壮地要钱，有人嚎啕大哭。”

　　胡丙申没赖，也没跑。他接下了这十几笔债务，替欠债人还钱。落在他这个担保人身上的欠账，本金就有24万元。

　　他把工资本交给信用社，还本金，再按季度付利息。如此连本带息还清，需要12年。如果赶上退休工资调高，还款日期会缩短。不过，这只能还上信用社欠款，剩下的民间借款还是追着胡丙申，但他已经倾囊而出。

　　胡丙申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，他的同事董乐谦在街上遛弯时，看见昔日的镇长、民政局局长和企业局局长胡丙申蹲在街边，卖起了对联和鞭炮。董乐谦绕开了老同事的地摊，没敢上去打招呼。

　　此后，胡丙申干起了在儿子胡学功眼里“最底层的工作”。他拿着剃头刀给人理过发，开过小商店、小饭馆，后来还张罗了一家养生馆。直到2006年，胡丙申去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和发行工作，“工作的乐趣才多起来”。

　　“别人开饭馆是当老板，过日子，可他是在还债。”胡学功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停顿，有些说不下去。

　　那时，胡丙申的老伴儿，年近60岁的王金梅也没闲着，她瞒着孩子回村里帮人挖红薯、掰玉米、摘苹果、砌砖墙。

　　胡学功看着父母像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样劳碌，心疼但也一度不理解。

　　“说实话，以前家里人就不支持他给人做担保，管这么多闲事，最后债都要担下来。”胡学功说。

　　“他从来只说欠一点钱，但是不跟我们讲究竟欠了多少，直到还债的事情被社会关注，我们才知道竟然还了三十几万元。”

　　胡丙申开小商店的时候，会推车上门送货。有时，胡学功上去一把接过父亲手中的推车，两人一块推着车走在街上，儿子觉得“背后灌着凉风”，生怕遇到熟人。

　　“好歹也是科级干部退下来，在县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竟要摆地摊、推车卖小商品呢？”胡学功眼瞅着父亲的两鬓开始斑白。

　　在胡学功看来，当局长的爹没有给子女带来实惠。“我们的家境很困难。我从部队转业后，到县地税局工作，爱人是教师，经济条件是兄妹里最好的。弟弟是临时工，吃低保。妹妹两口子是农村户口，在河南打工。说没有怨言，难道就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吗？也怪我们不争气，可是他从来不求人给子女找个好工作。”

　　身边的人看着胡丙申还债这么辛苦，私下里劝他：“你别这么憨了，你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县委、县政府，让组织出面解决，凭什么非得你个人去承担这些债务，冤不冤呀？”

　　在儿子眼里，胡丙申太倔，能扛。

　　2010年最后一天，胡丙申收回最后一张欠条，连本带利还清了39万元。他和老伴儿王金梅长出一口气，“无债一身轻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”。

　　在黄色的书桌前，屋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们摊开堆积起来的欠条，一张一张地抻平，再把它们叠放在一起。

　　“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吧，看着闹心。”王金梅说。

　　可胡丙申执意把这些在身上“扛”了10年的字条留下来，“不但得留着，还得传下去，让后辈知道该怎么做人”。

　　如今，胡学功懂得了父亲10年的辛酸荣辱。“他就是想堂堂正正地做人，怕别人戳他脊梁骨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　　在无债的日子里，胡丙申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光。他在院子里跟人讲起自己10年的还债经历，有时会放声大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松针。突然间，他又会失声痛哭，眼泪在脸上流成“沟壑”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胡丙申在县医院被查出患了肺癌。“这是我第一次陪他上医院。”胡学功说着，抽泣起来。

　　退休后，“还债局长”胡丙申没有真正享过清福。（陈璇）